

THE HIT

绝杀

珍藏版

《纽约时报》畅销书知名作家
戴维·鲍尔达奇 悬疑惊悚巨作

【美】戴维·鲍尔达奇 著
朴逸 裴翊云 译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绝杀

珍藏版

【美】戴维·鲍尔达奇 著

朴逸 裴翊云 译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黑版贸审字 08 - 2013 - 07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杀:珍藏版/(美)戴维·鲍尔达奇著;朴逸,裴翎云译. —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7.6
书名原文:The Hit
ISBN 978-7-5484-3404-7

I. ①绝… II. ①戴… ②朴… ③裴… III. ①
推理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 I 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5387 号

The Hit

Copyright © 2013 by David Boldacci.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绝杀.珍藏版

作 者:[美]戴维·鲍尔达奇 著
译 者:朴 逸 裴翎云
责任编辑:孙 迪 李维娜
责任审校:李 战
封面设计:仙境书品
版式设计:博鑫设计

出版发行:哈尔滨出版社(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哈尔滨市松北区世坤路 738 号 9 号楼 邮编:15002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网 址:www.hrbc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hrbc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0451)87900271 87900272

销售热线:(0451)87900202 87900203

邮购热线:4006900345 (0451)87900345 87900256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张:14.5 字数:350 千字
版 次: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4-3404-7
定 价:68.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

服务热线:(0451)87900278

第一章

即将发生的死亡事件，令道格·雅各布斯亢奋不已。他调整一下耳麦，增强了电脑屏幕的亮度。画面变得更清晰了，身临其境般的清晰。

感谢上帝，他并未身临其境。

虽然相隔万里，但从屏幕的影像上感觉不出距离的遥远。他们不会支付足够的费用让他亲临现场。而且，有许多人远比他适合干现场的活儿，他马上就要联系其中的一位了。

雅各布斯粗略地环视了一下办公室的四壁和那扇唯一的窗户。窗外是华盛顿特区的街景，阳光明媚。他的办公室在一幢寻常的低层砖混结构建筑里。这幢楼坐落于一片杂乱的街区，周围不乏正在衰败的或得到修复的各种历史建筑。雅各布斯所处的这幢楼尽管看似寻常，然而在某些方面确实是与众不同的。它的四周圈着高高的围墙，还有一道厚重的大铁门。全副武装的安保人员在楼内的过道里来回巡视，监控摄像机时刻监视着楼外的动静。但是仅从楼体的外表，人们完全无法判断它里面发生着什么。

这幢楼里确实发生着很多事情。

雅各布斯端起了杯子。里面是新鲜的咖啡，他刚刚又倒进了

三袋糖。监看屏幕需要全神贯注，糖和咖啡因会帮他做到这一点。这也有助于他应对在短短几分钟内就会经受的情感冲击。

他对着耳麦说道：“阿尔法一号，报告位置。”他的语气干脆利落。一时间他不禁觉得，自己听起来像是一个正在维护航线安全的空中管制员。

没错，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空管员。只不过，我们调度的每段航程的目的地都是死亡。

对方的应答几乎没有一点耽搁：“我是阿尔法一号，位于目标位置西侧七百米，公寓六楼东面，左侧第四个窗口。你只要拉近画面，就应该能看到我的枪口。”

雅各布斯俯身移动鼠标，放大了卫星画面。影像是从遥远的、被美国的许多敌人视为大本营的那座城市实时传送过来的。他把画面定格在那扇窗框上，看到的只是拧在枪口上的长长的消音器的端头。这款步枪是专门定制的，可以在很远的距离外进行狙杀——嗯，只要再有一双训练有素的手和一双眼睛的话。

眼下的情形正是如此。

“收到，阿尔法一号。是否准备就绪？”

“是的。瞄准镜已校正完毕，充分考虑了现场影响射击的一切因素。十字线对准了目标区域。消音器的移频功能做了相应调整。落日在我身后，余晖照在他们脸上，没有反光。一切就绪。”

“收到，阿尔法一号。”

雅各布斯需要对一下表。“现在是当地时间十七点吧？”

“十七点整。有需要通报的最新情况吗？”

雅各布斯调出了子屏幕里的信息。“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目标将在五分钟内到达。他会在人行道边走出轿车，并根据事先安排，在那儿回答一分钟的提问，然后步行十秒钟进入大楼。”

“十秒钟走进大楼,没错吧?”

“没错。”雅各布斯说,“但是站在那里回答记者提问的时间可能会长一点儿。你见机行事吧。”

“明白。”

雅各布斯重新将注意力集中到屏幕上。几分钟后他看到了目标。

“注意,车队来了。”

“我看到了。我的视线一览无余,没有遮挡。”

“人群会不会造成妨碍?”

“这一个小时我一直在观察人群的分布情况。特工人员用绳子把围观的人们拦在了两边,把那家伙要走的路给我闪开了,就像是灯光跑道一样。”

“对,我现在也看到了。”

雅各布斯喜欢像现在这样做一个场外教练,远离险象环生的一线。相比连线另一端的那人,他得到的报酬更加丰厚。这类事情有时候就是这么没有道理。

身临其境的是枪手。如果射击出现失误或撤退方案存在漏洞,枪手就死定了。这边只会否认一切,而绝不会承认与此事有任何关联。枪手身上没有文件,没有信用卡,没有身份证,没有任何能证明什么的东西。枪手将被绞死。在即将发生这起暗杀事件的这个特定的国家,枪手的命运无疑是上绞架,当然也可能是遭到斩首。

而雅各布斯却一直安全地坐在这里并挣到更多的钱。

不过他认为,很多人能够成功地实施狙杀并安全脱身,而我的责任是利用这些家伙来开展地缘政治的角力。一切皆是命定,我对得起我拿到的每一块钱。

雅各布斯再次对着耳麦说道：“目标正在接近，车马上就要停下了。”

“收到。”

“开枪前有六十秒准备时间。我们将进入静默状态。”

“明白。”

雅各布斯握紧了鼠标，就好像它是枪的扳机。以前在操纵无人机发起攻击时，他的确亲手点击过鼠标，眼见屏幕里的目标迅即变成了一团火球。计算机硬件制造商大概从未想过他们的设备会被用来干这个。

他的呼吸变得急促。他知道，枪手目前则恰好相反，几乎完全停止了呼吸。担当这种长距离狙杀任务的人需要这样。没有出现误差的余地。必须命中，击毙目标。就这么简单。

那辆豪华轿车停了下来。安保人员拉开了车门。他们个个人高马大，汗水涔涔，佩着枪，戴着无线耳塞，眼睛四下搜寻，观察是否存在什么危险。这些家伙相当能干，然而当面对的是出类拔萃的对手时，仅仅相当能干就显得远远不够了。

雅各布斯派出去的每个特工，都是出类拔萃的。

那个人迈下车，踏上了人行道。落日的余晖刺得他眯起了眼睛。他是个妄自尊大的家伙，名叫弗瑞德·艾哈迈迪。他的国家早已陷入一片困境，充满了血腥的暴力，而这个家伙却打算把国家拖向更加黑暗的道路。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因此，到了彻底根除这个小小麻烦的时候了。这个国家已经有人做好了接替艾哈迈迪执掌政权的准备。这些人不像他那么邪恶，也能够接受文明程度更高的国家的掌控。在当今这个异常复杂的、盟友和敌人的角色似乎每个星期都在变换的世界上，如果能让这样一些人上台，是再理想不过的事情了。

不过,这不是雅各布斯关注的。他只是在这里执行一项任务,重点在于“执行”^①。

耳麦里传来了声音:“六十秒。”

“收到,阿尔法一号。”雅各布斯说。他没再说什么“祝你好运”之类的废话。这和运气无关。

他的电脑屏幕上设着一个倒计时的时钟。他看了一眼目标,又看了一眼时钟。

雅各布斯看到艾哈迈迪在与记者交谈。他抿了一口咖啡,放下杯子,继续看着艾哈迈迪答完预先设计好了的那些问题。艾哈迈迪离开了记者,特工人员则拦住记者,阻止他们尾随。

屏幕上显出了专门设置的通道。画面将展现艾哈迈迪独自走在这条通道上的情景。这种安排是为了体现他的领导力和勇气。

这是安保方面的一个漏洞。虽然在地面的现场它也许容易被忽略,但对处在高处、训练有素的狙击手而言,它却像是一座有数十亿束强光的灯塔照耀着船舷上一道 50 码宽的裂缝。

二十秒。十秒。

雅各布斯开始用自己的脑袋进行最后的倒计时。他的眼睛不再看时钟,只是紧紧地盯着屏幕。

死神即将降临了,他这样想到。

就这样了。任务马上就完成了。该考虑下一个目标了。

不过那要等到他享受牛排晚餐和最钟意的鸡尾酒并向同事炫耀这一最新成果之后。

三秒。一秒。

除了屏幕,雅各布斯什么也不去注意。他的精力万分集中,就

^①这里用了动词 execute,既有执行、实行等意思,也有处决、处死的意思。

如同是他自己将要射出这致命的一枪。

窗玻璃突然碎了。

子弹穿过按照人体工程学设计的椅子，钻入了雅各布斯的后背，又穿透他的身体从胸口呼啸而出，最后击碎了电脑屏幕。碎裂的屏幕上，弗瑞德·艾哈迈迪正安然无恙地走进建筑物。

与之相反，道格·雅各布斯瘫倒在这边的地板上。

再不会有牛排晚餐，再不会有钟意的鸡尾酒，再不会有向人吹牛的机会。

死神真的降临了。

第二章

他的肩上背着背包，沿着公园的小径一路慢跑。现在是将近下午七点，空气清新，太阳即将落山。出租车鸣着喇叭。忙完一天的工作后踏上归途的人们行色匆匆。

观光马车在丽思·卡尔顿酒店对面一字排开，戴着破旧大礼帽的爱尔兰车夫正在渐浓的暮色中等待他们的下一笔生意。拉车的马匹用四蹄叩击着路面，硕大的马头深深地扎在饲料桶内。

这里是风光无限的曼哈顿城中心。传统和现代在这里交汇，就像派对中的陌生人不大自然地混杂一处。

威尔·罗比并不东张西望。他来过纽约很多次，也来过中央公园很多次。

在这儿，他不是游客。

他从未作为游客去过任何地方。

连帽衫的拉锁一直拉到了顶端，使人无法看清他的脸。中央公园有很多监控探头，他可不想让其中任何一个捕捉到他的面孔。

那座桥就在前方，他到了。他收住脚步，慢慢向前移去，让自己放松下来。

嵌在岩石中的那道门是锁着的。

他有开锁器。门不再是锁着的了。

他溜了进去，随手把门关严。这是一间储藏室兼控电房，是负责中央公园保洁和照明的市政工人使用的。工人们都回家了，直到明早八点不会有人回来。

他有足够的时间做他该做的事。

罗比放下背包并打开了它。里面有他工作所需要的一切。

罗比刚过四十岁，身高约 1.85 米，体重正好八十公斤。他身上的肌肉远远多于脂肪，结实紧致的肌肉。那种硕大的肌肉块对他没有什么帮助，在速度和精准度几乎同样重要的情况下，它们只会使他的速度慢下来。

背包里有一些设备组件。大约两分钟，他就用其中的三个组装成了一件具有特殊用途的东西，一支狙击步枪。

对他而言，第四样组件同样极有价值。

他的瞄准镜。

他将它插入步枪上方的皮卡丁尼导轨上。

他在头脑中不下二十次地重温了计划的每一个细节，包括枪的击发还有其后的如期安全撤退。他早已牢牢地记住了这一切，但是他要达到无需再想、只凭下意识照做的境界。这将大大节省宝贵的时间。

这一切用去了大约 90 分钟。

然后他开始吃晚饭。一瓶佳得乐 G2 运动饮料和一条蛋白棒。

这是威尔·罗比星期五晚上约会的典型版本。约会的对象是他自己。

他躺在储藏室的水泥地上，卷起背包枕在头下进入了梦乡。

十小时十一分钟后就该工作了。

其他与罗比差不多年龄的人，这时候不是回家与配偶和孩子

们团圆,就是外出与同事们相聚,甚至可能去赴一场浪漫的约会。而罗比却独自一人待在中央公园里这么一个令人钦羡的小黑屋里,等待着某人出现并干掉他。

罗比明知得不出什么令人满意的答案,却依然去深入探寻他目前的生存状态,或者也可以干脆不做任何这类的探寻。他选择了后者,就像他曾经做过的那样,尽管忽略这一切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容易了。

不过,入睡对他来说没有任何问题。

就像准时醒来对他没有任何问题一样。

是的,他醒了。九小时以后。

早晨,刚过六点。

现在,该进入下一个重要步骤了。瞄准线。事实上,这才是最关键的一环。

他面前是储藏室的一面光秃秃的石墙,墙上除了宽宽的砂浆缝儿什么都没有。但是如果近距离仔细观察,则会发现接缝处有两处孔洞,位置精确合理,方便向外观察。然而这两个孔洞都用柔性的着色材料进行了填充,看起来就同砂浆一样。这是冒充维修人员的一组特工上星期来这里做的手脚。

罗比用钳子夹住一处填充物的尾端将其拉了出来。他又重复了一次。两个孔洞都露出来了。

罗比将枪口探入下面的墙洞,并在它伸出洞的另一端之前停住了。这种布局将严重制约枪的瞄准角度,可是他对此无能为力。情况就是这样,他执行各种任务的条件从来就不是完美的。他的瞄准镜正好对着上面的墙洞,前缘牢牢地抵在砂浆的接缝上。现在他的眼睛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形了。

罗比通过瞄准镜向外观察,分析了外部环境及其他可能影响

他的任务的一切因素。

他的消音器套筒是为这支已经上膛的狙击步枪专门定制的。套筒能够减小步枪的冲击力和声波,并通过物理反射将其作用于枪托,从而有效地缩短消音器的长度。

他看了看表。就剩十分钟了。

他戴上耳塞,又将电池组件别在腰带上。他的通讯系统现在开始运行了。

他再次向外观察,瞄准镜的十字线落在公园的一个特定的点上。

枪管在墙洞里无法移动,因此罗比只有一毫秒的时间在瞄准镜里准确捕捉目标,他的手指将随即扣动扳机。

如果他晚了一毫秒,目标就能幸存。

如果他早了一毫秒,目标也能幸存。

罗比十分从容地对待这种难度。他当然执行过比这更轻松的任务,但也执行过比这困难得多的。

他深吸了一口气,放松自己的肌肉。通常他会带上一个远距离观测员。然而近来罗比与搭档的现场合作一直是灾难性的,因此,这次他要求单飞。如果目标没有出现或改变了路线,罗比会通过通信系统收到撤退的指令。

他看了看小小的储藏室。再有几分钟,以它为家的时光就结束了,他将再也不会看到它了。或者他搞砸了,这儿就将是最后见过的地方了。

他又看了看表,还有两分钟。他仍没有去摸枪,太早拿起武器会使肌肉变得僵死、反应过于生硬,而这会儿需要的是灵敏和流畅。

还剩四十五秒的时候,他单膝跪下,眼睛贴近瞄准镜,手指搭

在了扳机护圈上。他的耳塞一直保持静默,这意味着他的目标正在既定的路上。计划不变。

他不用再看表了,此刻他的体内计时器就同任何瑞士钟表一样准确无误。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步枪的光学部件上。

瞄准镜很了不起,然而并不容易驾驭。十字线里的目标可能在一次心跳的瞬间内失去,而找回目标要花去极其宝贵的几秒钟,这只会导致任务的失败。罗比自有他的一套来防止这种状况发生。在向目标射击的三十秒前,他开始进行深呼吸,他的心率一点点地下降,呼吸慢慢地变缓,逐步达到了“冰点”。“冰点”就是他追求的时刻。在那个甘甜的一刻扣动扳机,就会确保击杀成功。没有手指的抖动,没有腕部的抽搐,没有眼神的游移。

罗比听不到目标接近的声音,他也没有看到目标。

在十秒钟内,他既会听到也会看到对方。

然后,在电光石火之间,捕捉目标,开火。

体内计时器向他报时:最后一秒。

他的手指滑到扳机上。

对于威尔·罗比而言,开弓就没有回头箭。

第三章

那人在慢跑。他并不担心自身的安全,因为他已付过钱让别人替他操这份儿心了。比他更聪明的人也许会意识到,没有人会把其他某个特定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更重要。他显然不是一个聪明的人。他触犯了具有强大权力的政敌,而且马上就要为此付出代价了。

他继续跑着,瘦削的身材随着髋部和腿部每一次的运动而上下起伏。他的周围有四个男人,两个稍微在前,两个稍微在后。他们很强健也很机警,都在不约而同地放慢自己的正常步伐以适应主人的速度。

五个人的身高和身材都很相似,都穿着统一的黑色运动装。这种安排是特意的,这样就会形成五个可能遭到袭击的目标,而不仅仅是一个。他们的手臂和腿部摆动得很整齐,五双脚交替地砸在地面上。他们的头部和躯干并不胡乱晃动,而是分别朝向略有区别的角度。对于将要进行远距离射击的人来讲,所有这些无异于是一场噩梦。

此外,在中间跑着的那人身上穿着轻便防弹衣,它能够抵挡大多数步枪的子弹。只有朝他的头部开枪才能保证一击致命。然而

要想在这种大大超出肉眼可视范围的距离一枪射中头部,绝对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有太多的物理性障碍。而且他们在公园里还布置了暗探,任何看着可疑的或是携带不寻常物品的人都有可能被盯上并受到盘问,直到那人安全地跑过去为止。这样的情况不算多,但是也已经发生过两次。

围着那人的四个家伙毕竟是专业的保镖。他们明白,尽管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他们仍有遭遇埋伏的可能。

他们的目光始终四下梭巡。如果需要,他们会立即采取行动。

前方的弯道令人鼓舞。它能够阻断可能存在的狙击手的视线,在接下来的十码里应该不会出现什么不测。虽然这些训练有素的保镖不该这么想,但此时他们每个人都稍许地放松了警惕。

尽管有消音器,子弹的呼啸还是惊起了一群鸽子。它们飞离地面有一英尺高,使劲拍打着翅膀,咕咕地对清晨的袭扰提出抗议。

在中间跑步的那人朝前扑倒了。他的曾经是脸庞的地方现在出现了一个大洞。

经过长途奔袭的 7.62 毫米的子弹聚集了惊人的动能。事实上,它奔袭得越远,聚集的能量越强。当它最终击中某个结实的物体比如一颗人头时,其结果无疑是毁灭性的。

剩下的四个人用难以置信的表情注视着倒在地上的那个保护对象。他的黑色运动装上溅满了血迹、脑浆和其他人体组织。这几个人拔出枪胡乱地四下搜寻着还击的目标。他们当中的头头冲着手机喊叫着要求增援。他们已经不再是保安人员。他们成了一心要报复的复仇者。

只是,他们找不到报复的对象。

这是一记绝杀。他们四个人都不明白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情,在这样一个转弯处。

周围只是其他一些跑步或是散步的人,他们中没有谁能够随身偷偷携带一支步枪。这些人都已停下了脚步,惊恐地盯着趴在地上的男子。如果他们知道这人是谁,他们的惊恐或许会转化为某种宽慰。

威尔·罗比没时间对他刚刚射出的精彩一枪进行自我欣赏,一秒钟的工夫都没有。枪管移动受到的限制,使他的这一枪显得更是非同凡响。这就像是用锤子打地鼠的电脑游戏,你永远无法知道目标会在何时从哪个洞里钻出来。你的反应必须是一流的,你的打击必须是精确的。

罗比做到了。从相当远的距离,用一支货真价实的狙击步枪而不是玩具锤子。而且他的对手不是屏幕里的玩偶,他们会还手。

他拾起刚才替代砂浆填充墙洞的那两条柔性材料,又从背包里取出一只瓶子倒出了一些硬化液。他把液体同另一个容器里的一些粉末搅拌在一起。他将搅拌物涂在那两条填充材料的一端和侧面,缓缓地将它们分别填入两个墙洞并仔细地抹平了边缘。接着他又把搅拌物涂抹在条状材料的这一端。两分钟之内,搅拌物就会变硬,与砂浆完全融为一体。再没人能从这里抠出那些柔性材料了。就是说,他刚才用来狙杀的瞄准线已经不见踪影了,就像是魔术师的助手从箱子里消失了一样。

他背起背包,边挪步边拆卸自己的武器。储藏间的地中央有个井盖。中央公园的地下有很多隧道,有些是老旧的地铁线路,有些是污水和自来水管,还有些是当初不知因何修建而现在却已被遗忘的地道。

罗比将利用这些复杂的隧道逃出去。

身体完全进入井口后,他从里边把井盖拉回了原位,又在手电